





第一〇三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目	四	耆	獨	程	步	北	聞	雞	清
	朝	舊	醒		里	窗	見	肋	別
	聞	續	雜		客	炙	後		波
	見				談	輟	錄		雜
錄	錄	聞	志	史		錄	錄	編	志

宋葉紹翁撰……………	六三七
宋陳鵠撰……………	五八七
宋曾敏行撰……………	五二三
宋岳珂撰……………	四〇七
宋陳長方撰……………	三九九
宋施德操撰……………	三六三
宋邵博撰……………	二二三
宋莊綽撰……………	一二七
宋周輝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清波雜志 御製詩
卷一 王

詳校官監察御史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一琪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膳錄監生臣錢中鑑

御製題明人影宋鈔清波雜志

逸史掇然志紹熙久無傳本此稱奇唐鈔晉蹟隔一間

明影宋刊非兩歧唐人謂雙鈔下真蹟一等如唐臨晉帖之類影宋鈔亦然世道人

心斯繫矣南還北伐早卑之此書雖雜志古今事蹟而於高宗南還臨安建都特

詳於題宋中興聖政草持已論之故不復贅清波門外西湖水洗盡當年談

墓辭

乾隆甲午冬日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御製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清波雜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宋周輝

撰輝字昭禮邦彥之子厲鶚宋詩紀事附載

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

書中輝俱作輝應從之按是編為影宋精本

書中俱作輝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或轉是訛本輝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

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輝實

自浙還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張訴陳晦

楊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

似道稱輝為處士然輝曾試宏詞奏名見之

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自稱嘗至金

國並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為杭州

城門之名紹興中輝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

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

石之非考書中稱輝之曾祖與安石為中表

蓋親串之間不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塵諸

錄曲為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

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

卷商維濟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

併刪削不足為異諸跋並稱二志惟龔頤正

跋作三志考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為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

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

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

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歟乾隆四十六

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清波雜志序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
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
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
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
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
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
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序

癸丑春古括張貴謨序

清波雜志題識

輝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
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
心賢於博奕云爾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
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輝識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
題識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誌卷一

宋 周煥 撰

高宗繇康邸使北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
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
省記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
復疑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中帥
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圻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誌
卷一

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
在外故事忽付火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云同列曰
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
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
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應王廟中書舍人耿
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閣封潁川郡王既即位陞潁州為節鎮久之

說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誌
卷一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執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
色黃龍食所蔬萬莖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
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萬莖食之僧視其狀貌
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
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
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執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
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聖皇帝
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清史稿卷九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復仇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為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的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闍諫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皞晉安等名雖不同其為佳識則一也高宗踐阼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麤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倚卓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甕盪湯滷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

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為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著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斷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皇詞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為可惜煒紹興間得姜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含

欽定四庫全書

清史稿卷九

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應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遺懼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故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奏並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鑒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移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嘿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欽定四庫全書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五

妻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溫州人字涉明權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辟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方結衷言既驅車而北渡未寒口血復擁衆以南侵慨豁壑之無厭昧蜂蟄之有毒

廷臣乏策敵使詭和欺龍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令敵騎薦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後發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選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實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六

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入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圍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

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官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公集

卷之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憑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關門衆樂具舉久

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寶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繁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公集

卷之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涇興周子嬰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壺之尊伊欲近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祫之奉篤風教之先厯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縣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幣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敷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褒見穀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駝馬悉金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
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
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
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
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
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
富弼曹偉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忠彥高宗室呂頤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
卷一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
中興將相勲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
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
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
鎮福地勅其周郭隱應此龍花葩之狀精彩煥耀封以
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
州郡皆寶藏之煊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項見唐人官告印文細如絲發本朝印文麗厚漫漶遲
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為省府事最
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
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煇見者舊云承
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選鄉未及息肩已竭蹶入京授
見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為遶闕到國門即入朝集
院支俸差判員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政宣間掌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
卷一

十

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
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
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
宰與王同里欲其需賜金故臨期特畀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
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
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
為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

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
老蘇笑以為然燁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
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
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又
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璠詣顏利說之曰
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
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
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

欽定四庫全書

唐史卷九

十三

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顏利悅引兵還開元六
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
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
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
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言也後東坡載其說於
鄭公神道碑之首

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
亦有事成身衰其利不成則陛下任

其患
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

玷闕方幸寸進憂憂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
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難得職司若
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
該磨勘引見日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
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暖安得不沉滯遂降旨
止與循資熙寧間一選人以責援得京官削十三紙引見
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
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為改京官者其數如格

欽定四庫全書

唐史卷九

十三

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
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罷去考
功郎趙屺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屺乃清獻公
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
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浸出向
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溫陽
老人封切中此獎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

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摭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弟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頗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齟齬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羌歌牧嘯之為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並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寧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欲求其比樵者策而退輝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官

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為榮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二

宋 周輝 撰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敕書一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譖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據實刊脩播告天下其蔡卞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二

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勳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

封尹鼎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遏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為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願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

清波雜志卷二

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涼傘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傘出入近時臣僚建議士庶用傘者不開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違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輜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
宗孟又引例儀駕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
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駕司恐不預上為之笑賜帛乃得
請卒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
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無鞫獄事多上所付大
理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寃神宗知
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繁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卷之

三

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
朝廷之心也今讞而復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
令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
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
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
安丘人

舊制沙門岳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
之意乞後溢額逐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州神宗深

然之著為定制乃馬黥知登州日建明也凡天下疑獄
並具本末奏取勅裁此說既行凡有奏疑未嘗不免迨
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憫刑
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廢重行朝典不得
用例破條正與前說相反

馬子約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溢額之卒移本州牢
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
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卷之

四

舊立扁榜必象以亭堂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
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
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
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
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
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宜以涼衫為禮習
以為常乾道間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圍座色

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任
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
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
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
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壘遂劫江南塔街皆覓
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老章所用字有合同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
欽定四庫全書

清史稿

五

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為叙謝初以為過及
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為改
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哲宗嘗書鄧谷雪詩於
扇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亂飄為輕飄

房次律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庵歐
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
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
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

恐止可為篇什紫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
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
誤一字以卜之徧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
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輝在建康於
老凡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
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

公經甫少卿家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
欽定四庫全書

清史稿

六

蹟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秘呂乃申公之後

紹興辛酉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楊澗左蠡失舟老幼
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
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
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踈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
也德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
然律詩而用兩韻叩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